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驥^{於故切}與^{與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躡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深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脩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體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攝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撻齒則松櫟不及一寸之筵，然耳則棟梁不如鶴鷄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脫無所售，而見師。

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哀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物同質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世人之良幹乃闕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搗埃塵於白珪，生瘡痛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鑿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撤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瓠乎？奇士扣角而見，過況乃潛於單藪乎？

孫贖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則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辨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愈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實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實合篤好之物猶獲罪載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賢者亡之於也蓋於亡者雖存而必亡猶疥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貴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

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刺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爐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正一天師清微弟 洪百堅 製
道教學術資訊網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籍樂以忘憂晝觀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塵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如重權右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於是異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雷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趨在天之舉耀逸景於陽谷播大明乎九垓煎醢當已聲揚罔極故尋仍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稅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鸞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敏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頽歎焉